

NANKAI LINGUISTICS

南開語言學刊

南开大学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合办

2007年

第**1**期

(总第9期)



商務印書館

南开语言学刊

Nankai Linguistics

2007 年第 1 期

(总第 9 期)

南开大学

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 合办

商务印书馆

2007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开语言学刊 2007年第1期:总第9期 南开大学
文学院,汉语言文化学院合办.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ISBN 978-7-100-05500-0

I. 南... II. ①南... ②汉... III. 语言学—丛刊
IV. H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67192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NÁNKĀI YŪYÁN XUÉKĀN

南 开 语 言 学 刊

2007年第1期(总第9期)

南开大学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 合办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500-0

2007年6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1 1/4

定价: 17.00 元

《南开语言学刊》编辑委员会

顾问 王士元 刘叔新 黄正德
主编 马庆株 石 锋

编审委员会(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王洪君	冯胜利	刘丹青	孙茂松	朱庆之	朱晓农
江蓝生	邢向东	吴福祥	张洪明	张 敏	李宇明
李行德	沈家煊	远藤光晓	陆丙甫	麦 耘	岩田礼
罗仁地	罗 端	唐钰明	徐大明	袁毓林	曹志耘
黄 行	储泽祥	游汝杰	蔡维天	潘悟云	魏培泉

编务委员会(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马庆株	马秋武	王红旗	石 锋	周 荐	杨 琳
洪 波	施向东	郭继懋	曾晓渝		

执行编辑

冉启斌 孙 易

目 录

• 特稿 •

对当前语言研究的三点体会	沈家煊(1)
--------------------	----------

• 汉藏语研究 •

基诺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	戴庆厦、罗自群等(4)
汉语与周边语言的接触类型研究	洪波、意西微萨·阿错(23)
从音变过程看上古汉语与藏语的元音对应	徐世梁(36)
泰语元音格局的分析	蔡荣男(46)
水语 AB 式形容词	冯 英(53)

• 汉语方言 •

近 15 年来的扬雄《方言》研究与我们对《方言》的整理	华学诚(59)
现代汉语方言元音格局的类型分析	时秀娟(70)
户县方言的“给”字句	孙立新(79)

• 语法词汇 •

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的若干问题	汪维辉(88)
两汉词汇语法史研究语料述论	徐正考、王 冰(95)
试论量词“堆”对名词性成分的选择	宗守云(106)
论贬抑句与贬抑功能句型	温云水(113)

• 语言应用 •

全球汉语时代的文化问题和规范问题	戴昭铭(118)
现代华人社会中称说“汉语”方式多样性的再考察	郭 熙(131)
汉语语音教学笔记	石 锋(144)
对英语专业大学生和研究生学习需求的一项实证研究	肖立新(153)
《语音格局——语音学与音系学的交汇点》简介	(22)
第二届海峡两岸现代汉语问题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	(35)
南开大学成立语言研究所	(130)
征稿启事	(163)
英文提要	(164)

Contents

Special

Three thoughts on modern linguistic study Shen, Jiaxuan

Sino-Tibetan languages study

The Evolution and the Status Quo of the Language Use of the
Nationality of Kino Dai, Qingxia etc.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Types of Contacts between Chinese
and Neighbouring Languages Hong, Bo & Yeshe Vodgsal A. tshogs
Vowe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and Tibetan
Language in Terms of Phonological Change Xu, Shiliang
Analysis on the Vowel Pattern of Thai Language Cai, Rongnan
Adjectives of Sui Language in AB Form Feng, Ying

Chinese dialect study

A review on researches of *Dialect* (Fangyan) and our studies in
the past 15years Hua, Xuecheng
Categorization of Vowel Patterns in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Shi, Xiujuan
On the Sentences Involving *Gei* in Huxian County Sun, Lixin

Syntax & lexical

On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ommon Words Wang, Weihui
Review on the Language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Vocabulary and Grammar of Han Dynasty ... Xu, Zhengkao & Wang, Bing
Sele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ntifier *Pile* (Dui) and Nouns
..... Zong, Shouyun

Depreciatory Sentence and Depreciatory Functional Sentence Patterns	Wen, Yunshui
---	--------------

Applied Linguistics

Cultural Issues and Standardization in View of a Global Chinese	Dai, Zhaoming
The Re-examination on the Diversified Names for “Chinese” Among Modern Chinese Community	Guo, Xi
Notes on Phonetic Teaching of Chinese Language	Shi, Feng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Learning Needs of Chinese English Major Students at University Level	Xiao, Lixin

对当前语言研究的三点体会

——在南开语言研究所成立仪式上的致辞

沈 家 煊

首先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对南开大学语言研究所的成立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临来之前,我们院文史哲学部主任江蓝生同志也叮嘱我,说让我代表她向南开大学语言研究所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她说,现在从整体力量来看,除了我们语言所和北大,南开语言学的整体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是比较强的。我也非常希望南开大学的语言学能够发展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语言学做出贡献。

我在琢磨这个所的名称:“语言研究所”,跟我们的是一样的,翻译成英语怎么翻?我们是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语言研究所实际上也是语言学研究所了。那么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打个比方,就好像细胞分裂一样,是从原有的学科分裂出来的。一百多年以前心理学从哲学里面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学也是一样的,是从语文学里分裂出来的。这个分裂过程在发达国家已经完成,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大学里面都有一个独立的语言学系,在我们国家这个过程正在进行当中。这里没有高低之分,不能说哲学就比心理学低一等,也不能说语文学就比语言学低一等,各有各的取向和目标。

语言学系从原有的母语系(在我们国家是中文系,在英美等国家就是英语系)和外语系独立出来,跟原来有什么区别呢?我想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过去是专注于个别语言的研究,母语系就是研究母语,我们的中文系就是研究汉语,外语系就是研究这种那种外语。从对个别语言的研究转变为通过对不同语言的比较探究语言的普遍规律,这就是一般语言学。第二,以过去主要研究记录在纸上的语言转变为主要研究口头上的语言,或者是从口头语言的角度来看记录在纸上的语言。我想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区别。第三,把语言的研究和其他学科结合起来,在国外的语言学系里就有交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主要有社会语言学,是把语言和社会学结合起来;心理语言学,是把语言和心理学结合起来;还有计算语言学,把语言和计算科学联系起来。我想这是语言学成为独立学科的主要原因,可能还有别的原因,我自己领会的就是这些。

南开的语言研究所,正如刚才你们陈副校长所说,是几派力量的整合,包括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学院、外国语学院,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整合的力量不是几股力量的简单相

加。我下面主要是结合我自己的一些体会谈三点想法。

一 汉语界和外语界的结合问题

这确实很有必要,过去吕叔湘先生也一直说,我们国家是两张皮:汉语界的管汉语,外语界的管外语,要打通,结合起来才好。我觉得现在结合的状况比过去已经有所进步,这两方面的人据我了解,各有所长,也各有不足。假如能够互相取长补短,那么就会形成一个两条腿走路的局面。现在外语界有的人越来越注重对母语的研究,他们过去谈理论的比较多,但是对母语的情况一问三不知,这种情况现在变化很大,很多人作的博士论文都是以汉语作为研究题目的。汉语界的人也越来越重视理论和方法,比较自觉地用新的理论和方法解决语言当中的问题,比以前进步多了。但某些方面好像还差一点,如学术研讨会。我记得10多年前广州外国语学院开语用学会议,汉语界、外语界的人都参加,但现在变成只有外语界参加了。

现在有两方面的倾向我觉得应该引起注意:外语界有时分不清研究和介绍,往往误以为介绍国外的理论就是研究,因此总是在介绍人家的理论。好像我最先看了一本书,把人家的一种理论介绍过来,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出来我就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或权威。实际上不是,介绍是介绍,研究是研究。外语界还有个倾向:对研究的对象不太明确。语言学家研究的对象到底是语言还是语言理论?我见了外语界的学者就反复跟他们讲,语言学家研究的对象是语言而不是语言理论。他们往往有一个误解,以为语言学家研究的对象是语言理论。不是,研究语言理论不是语言学家的任务,而是语言学史家研究的任务。语言学史家才要对各种已有的理论加以研究、评价。当然我们研究语言也要了解掌握甚至研究语言理论,但是最终的目的还是研究语言。

最近几年汉语界也开始重视理论和方法,但我发现也有一种倾向,就是矫枉过正,缺乏问题意识。经常是将国外理论重新演示一番,但是不解决实际问题。一个问题,如果过去老的理论、老的方法已经解决了,那就没有必要再用一套新的理论、新的术语来重新解决一遍。首先要发现问题,有哪些问题是原来的那一套理论和方法所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而且这些问题恰恰是非用我这些新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不可。不是说现在哪个方法时髦,哪个理论热门,我就搞哪个。假如能够避免这两种倾向,两方面的人才互相取长补短,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一定是很很有前途的。

二 语言的共性研究和个性研究

现在国内经常有争论,有时候还争得面红耳赤,有的强调语言的共性,有的强调汉语的特点。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共性和个性实际是分不开的,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共性和个性是一个问题,不是两个问题。现在有一本书,书名叫《语言类型和语言共性》。语言类型就是注重语言之间的类型差异,而类型差异问题又是和语言共性分不开的。因为语言类型的差异有一定的范围,要受一定的限制,所受的限制和变异的范围就是语言的共性。所以这是

一个问题而不是两个问题。因此我想提这样的口号比较好:研究汉语要将汉语置于世界语言的变异范围之内来加以考察。这样的考察既照顾到语言的共性,又考虑到汉语的特点。每个人的取向有所不同,有的注重共性,有的注重个性,这都是可以的。一个人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也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比较注重语言的共性,在某一个阶段比较注重语言的个性,我想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不可能区分哪个取向对、哪个取向错,只有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的问题。偏重共性的有做得好的,有做得不好的,偏重个性的也是这样。所以只有一个好坏之分。语言共性和个性研究的前提是比较,比较的重要性就不必多说了。南开大学拥有很优越的条件,因为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和语言的比较研究都很重视,是可以做出成绩来的。

三 继承和创新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两个问题:要创新就离不开继承,光继承不创新就没有进步。我相信科学发展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创新的理论不是把过去的理论全部推翻,而是涵盖和包容过去的理论。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能够涵盖和包容牛顿的物理学理论。拿语法研究来说,我们从《马氏文通》以来经历过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现在又是乔姆斯基革命和生成语法,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则是反其道而行之。我想说的是,传统语法和结构主义,语法研究里的精华还是要继承下来的,不可能都将其推翻掉。

我发觉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学者对一些新的东西很敏感,但是对传统语法和结构主义一些行之有效的分析、描写语言的方法,如扩展法、转换法、替代法、最小对比等等,反而十分隔膜,运用得不熟练,基本功没有掌握好。实际上这套功夫是描写分析语言的最基本的功夫,不可能将其抛弃。我今天下午的报告也会提到,结构主义在中国也有结合汉语特点的真知灼见。新的理论不是要将旧的理论完全推翻掉,而是要将其精华包容进去。因此继承和创新在我看来是一个问题,不是两个问题。各人的取向可以有差别,有的偏重继承,有的偏重创新,但是没有哪个对、哪个不对的问题,只有做得好和做得不好的差别。

我就简单谈这么几点意见。最后还是衷心祝贺南开大学语言研究所的成立。我相信在校领导的重视下,在各位同仁的精诚团结合作下,新成立的语言研究所一定能够做出贡献,推动我们国家语言学事业的发展。

(沈家煊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00732)

基诺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

戴庆厦 罗自群 田 静

金海月 吴 铮 蒋光友

时 建 邱 月 赵 敏

提 要 基诺族人口虽较少,但仍保存使用自己的母语,并兼用汉语。本文根据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对基诺语的使用现状及其成因,双语制的建立及其成因,受汉语影响引起的变化,以及青少年语言状况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基诺族 语言使用 历史 现状

基诺族是我国的一个人口较少的民族,其语言使用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一种类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基诺族的基诺语使用比较稳定,全民普遍掌握汉语,基诺语与汉语在使用功能上实现平衡、互补。对基诺族语言使用情况的考察和分析,有助于认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演变和发展,以及处理好多民族语言的关系。本文重点讨论下面几个问题。

一 基诺语的使用现状及其成因

基诺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共有人口 20 899 人(2000 年),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山基诺族乡,约有 11 112 人,占总人口的 53.2%。此外,在景洪市的勐旺乡补远村、勐养镇、大渡岗镇、勐腊县的勐仑镇和象明乡等地也有分布,约有 5 000 人,占总人口的 23.9%。本文主要分析基诺山乡基诺族的语言使用情况。

基诺族的语言使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中心区;二是边缘区。中心区人口占绝大多数,基诺语保存最好,各寨的使用特点也比较一致。边缘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基诺语使用不太普遍。本文的统计材料包括 7 个村委会的 9 个村民小组以及乡机关单位共 10 个点,其中巴秀、巴亚老寨、巴亚新寨、巴破、巴朵、巴昆属于中心区;么羊、洛克大寨、洛克新寨及乡机关单位属于边缘区。我们逐一统计了这些村寨中村民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基诺语和汉语(有的还有第三语言)的语言能力。下面先分析中心区的语言使用情况。

(一) 中心区基诺语使用现状

(1) 6 个村寨的基诺语使用的具体情况如下:

表 1

调查点	总人口	熟 练		一 般		略 懂		不 会	
		人口	百分比	人口	百分比	人口	百分比	人口	百分比
巴秀	252	252	100	0	0	0	0	0	0
巴亚老寨	303	302	99.7	1	0.3	0	0	0	0
巴亚新寨	434	431	99.3	3	0.7	0	0	0	0
巴破	310	307	99.0	3	1.0	0	0	0	0
巴朵	280	270	96.4	7	2.5	3	1.1	0	0
巴昆	184	168	91.3	13	7.1	3	1.6	0	0
合计	1 763	1 730	98.1	27	1.5	6	0.4	0	0

从表 1 可以看出,中心区 6 个调查点的基诺语使用情况非常一致。一是各村寨熟练使用基诺语的比例都很高,平均值是 98.1%;二是各村寨中基诺语水平属“不会”级的人数均为零,说明在中心区不存在既不会听、也不会说基诺语的基诺人。

上表中“熟练”和“一般”两级相加的人数是 1 757 人,占总人口的 99.6%。比例如此之高,说明中心区的基诺族在日常生活中说得最多的语言是基诺语。如果我们把“熟练”、“一般”和“略懂”三级的人数相加得到的和,即是能听懂基诺语的人数。这个数字是 1 763 人,占 100%,即中心区完全不会基诺语的人是不存在的。显然,基诺语是中心区基诺族群众在日常生活最主要的交际语言,在现阶段基诺语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没有濒危的迹象。

这 6 个点基诺语的使用虽然大体一致,但也存在细微的差异。在表 1 中,按照从上至下的排列顺序,各村寨“熟练”级的比例依次渐降,而“一般”和“略懂”级的比例则依次渐升。

(2) 不同年龄段人的基诺语水平考察

语言能力在不同年龄段上或多或少地会出现一些差异,可称之为语言使用的“代际性特点”。基诺族语言使用在不同年龄段上也或多或少呈现一些差异,下表是从不同年龄段的角度对基诺语使用情况进行统计:^①

表 2

年龄段	总人口	熟 练		一 般		略 懂		不 会	
		人口	百分比	人口	百分比	人口	百分比	人口	百分比
60 岁以上	180	180	100	0	0	0	0	0	0
19—59	1 182	1 157	97.9	20	1.7	5	0.4	0	0
13—18	249	249	100	0	0	0	0	0	0
6—12	155	146	94.2	8	5.2	1	0.6	0	0

^① 因基诺语没有文字,我们主要根据听、说和交际能力的强弱来确定语言能力。具体是:能够交际,听、说能力俱佳属于“熟练”等级;能够交际,说的能力欠佳属于“一般”;不能交际,听的能力欠佳属于“略懂”;既听不懂也不会说的属于“不会”。

不同年龄段人的基诺语使用特点具体是:

60岁以上这一年龄段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所有老人的基诺语水平全都是“熟练”级。这当中既有基诺族,也有部分是汉族、哈尼族等其他民族。基诺族老人的第一语言都是基诺语,在日常生活中也主要使用基诺语。非基诺族老人或是自己从外地来的,或是父辈从外地来。他们的第一语言都不是基诺语,但因为长期在基诺山生活,在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已全方位地融入到基诺族中。

19—59岁这一年龄段的基本特点是:(1)“熟练”级比例占97.9%,说明该年龄段绝大多数人能说流利的基诺语。(2)该年龄段没有完全不会基诺语的人。基诺语属于“一般”、“略懂”的人数加起来共有25人,占总人口的2.1%。这一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中主要说汉语。中青年段中共有20人基诺语水平处在“一般”级,在调查中发现,他们有以下共同特点:(1)在民族成分上,他们都不是基诺族。其中包括汉、傣、哈尼族等其他少数民族。(2)在籍贯上,有19人来自基诺乡周边地区或外省。另1人虽是在基诺山出生、长大,但其父亲是从外地来的汉族。(3)他们的第一语言都不是基诺语。(4)大多数人到基诺山定居的时间超过五年以上。基诺族老乡告诉我们,外地人到基诺山一两年后,基本上都能听懂简单的基诺语。过五六年,就学会说基诺语了,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基诺语交流。可以认为,上述4点因素是造成外族人的基诺语水平处于“一般”级的主要原因。

13—18岁的少年全都能熟练使用基诺语。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族内婚姻家庭,也有部分来自族际婚姻家庭,但都是在基诺山出生、长大的,不属于外来人口。民族成分都已报成基诺族。调查发现,虽然这一年龄段少年的基诺语程度都是“熟练”级,但族内婚姻家庭和族际婚姻家庭的少年习得基诺语的途径不尽相同。在族内婚姻家庭中,孩子的第一语言都是基诺语,第二语言才是汉语。基诺语是在家庭内部习得的。族际婚姻家庭中有的家庭使用汉语;有的家庭在外族成员学会基诺语后才转用基诺语。有的则使用“基诺语—汉语”的双语模式:基诺族之间说基诺语,不同民族之间说汉语。族际婚姻家庭中孩子的第一语言大多数是汉语,第二语言才是基诺语。孩子在家庭中虽然也能习得基诺语听的技能,但说的技能却很差。所以,与族内婚姻家庭相比,族际婚姻家庭的孩子习得基诺语的环境主要是周围的基诺族社区。可以说,社区环境对族际婚姻家庭的孩子习得基诺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这与基诺乡存在如此强大的基诺语使用社团和刚劲的语言生态活力是分不开的。

6—12岁这一年龄段的特点是:没有不会基诺语的,但“熟练”级的比例是4个年龄段中最低的。“一般”和“略懂”的比例在这个年龄段中较低,只有9人,占该年龄段的5.8%。但与其他4个年龄段相比,却是最高。其原因有二:一是这个年龄段族际婚姻家庭的孩子有6个,占三分之二,而族际婚姻家庭因素对家庭成员语言使用的影响,主要是在这个年龄段。因而在这个年龄段,族际婚姻家庭孩子的基诺语水平,与非族际婚姻家庭相比就差些。二是越来越多的父母考虑到将来激烈的社会竞争,越来越注重培养孩子的汉语能力。家长们普遍表示,他们在家不教孩子学说基诺语,也不担心孩子将来不会说基诺语,因为孩子们出去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就自然能学会基诺语。所以,有的基诺族家庭中的儿童出现了双母语的现象,有的甚至是以汉语为第一语言,基诺语是第二语言。这就造成一些儿童的基诺语水平达不到“熟练”级。

综上所述,4个不同年龄段的基诺语使用情况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中心区不同年龄段的人熟练使用基诺语的比例都很高。各村寨中没有完全不会基诺语的人。

2. 从历史和现阶段的情况来看,族际婚姻对6—12岁儿童的基诺语有一定影响,但其力量不足以造成基诺族出现语言转用或语言断层。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通过社会途径可以习得熟练的基诺语。13—18岁年龄段少年的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3. 19—59岁以及60岁以上外族人的基诺语水平,能由“不会”级逐渐过渡到“略懂”级、“一般”级,甚至“熟练”级,说明现阶段基诺语在基诺山仍然是强势语言,外族人要想在这里定居生活,就必须学会基诺语,也能够学会。

(3)不同场合基诺语的使用情况

语言的使用场合又称“语域”。不同场合中,语言的选择和使用有不同的特点。基诺乡是使用“基诺语—汉语”的双语型社区。在基诺乡的不同场合中,基诺语和汉语在使用上存在两种关系:一是互补,一是交替。所谓的“互补关系”,就是在某一场合,以一种语言为主,另一种语言作为补充。所谓的“交替关系”,是指在某一场合,两种语言都可以使用,没有主次关系。这里将不同场合使用基诺语的情况用表格表示如下:

表 3

使用场合			互补		重叠
			以基诺语为主， 以汉语为辅	以汉语为主， 以基诺语为辅	两种语言同时使用
家庭	族内婚姻		+		
	族际婚姻			+	
学 校	课 堂 教 学	幼儿园、学前班		+	
		小学低年级		+	
		小学中高年级		+ ②	
		初中		+ ③	
	课下				+
机 关 单 位	乡政府				+
	信用社				+
	邮电所				+
集市、商店					+

在两种语言同时使用的场合,究竟选择使用哪一种语言,则主要取决于交际双方的语言能力。如果双方都是基诺族,都会说基诺语,那么一定会使用基诺语。而如果其中

① 在小学中高年级课堂中,使用汉语,一般不说基诺语。

② 同①。

的一方不是基诺族,那就要看他是否会听、说基诺语,因此有三种可能。即:(1)非基诺族一方如果会说基诺语,双方则使用基诺语。(2)非基诺族一方如果不会听说基诺语,双方则使用汉语。(3)如果基诺族一方不会说或不习惯说汉语,但能听懂,而非基诺族一方不会说或不习惯说基诺语,但能听懂,那么,双方各说自己的语言来完成对话,互不干扰,互相配合。

(二) 边缘区基诺语使用情况考察

与基诺语使用频繁的中心区不同,乡政府所在地以及洛科新寨、洛科大寨、曼武、银场上寨、银场下寨、么羊等村寨,熟练使用基诺语的人口较少。我们抽样调查了乡机关单位、洛科大寨、洛科新寨和么羊4个点。各调查点基诺语使用情况如下:

表 4

调查点	总人口	熟 练		略 懂 ^①		不 会	
		人口	百分比	人口	百分比	人口	百分比
乡机关单位	141	81	57.4	52	36.9	8	5.7
么羊	133	40	30.1	4	3.0	89	66.9
洛科新寨	115	10	8.7	79	68.7	26	22.6
洛科大寨	118	7	5.9	100	84.7	11	9.3
合 计	507	138	27.2	235	46.4	134	26.4

我们将边缘区和中心区的基诺语使用情况进行对比,见下表:

表 5

调查点	总人口	熟 练		略 懂		不 会	
		人口	百分比	人口	百分比	人口	百分比
中心区	1 763	1 730	98.1	33	1.9	0	0
边缘区	507	138	27.2	235	46.4	134	26.4

可以看出,边缘区的基诺语使用与中心区有明显区别,突出地表现在:“熟练”级的人口和比例大大低于中心区,而“略懂”级、“不会”级的人口及比例远高于中心区。

边缘区熟练使用基诺语的比例低,而处于“不会”级的比例高。原因有以下几点:

1. 乡机关单位的人员来自多方,有的是本地的基诺族,有的是从外地来的非基诺族。即使是基诺族,也是分别来自全乡的不同村寨。在抽样调查的6个单位共330人中,基诺族197人,占59.7%;非基诺族133人,占40.3%。其中,汉族73人,占22.1%;哈尼族21人,占6.4%;拉祜族16人,占4.8%;其他民族23人,占7.0%。在这样一个以基诺族为主体民族、多民族杂居的格局中,不同民族在一起工作使用汉语自然是最好的选择。在机关出生的第二

① 在边缘区调查时,我们把“一般”级和“略懂”级归并为一,即“略懂”级。下同。

代、第三代基诺族,从小与非基诺族小孩在一起,主要使用汉语,大多数孩子都只是听得懂基诺语,但不会说。

2. 么羊、洛科大寨和洛科新寨熟练使用基诺语的比例分别是 30.1%、8.7%、5.9%,而使用汉语的比例高达 69.9%、91.3%、94.1%。据当地人介绍,么羊、洛科大寨和洛科新寨等寨子的基诺人,有的与汉族通婚,有的与汉族杂居,相当一部分人是后来逐渐融入到基诺族中来的。所以,他们的基诺语水平不如中心区基诺族聚居的村寨。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目前基诺语使用的基本特点是:1. 基诺语是基诺族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交际工具。2. 基诺语仍然具有较强的活力,但在不同村寨、不同代际(年龄段)、不同场合的使用有一定差异。

(三) 基诺语稳定使用的条件和因素

基诺语之所以能够在基诺族中稳定使用,发挥其交际功能的作用,不至于在强势语言的影响下出现衰退、濒危。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以下几点决定的:

(1) 基诺族分布高度聚居是基诺语稳定使用的客观条件

就整个基诺乡而言,基诺族的分布呈高度聚居状态。基诺族人口比例高达 97% 以上,另外的汉、哈尼、拉祜、傣、佤等民族,所占比例不到 3%。近年来,基诺乡的族际婚姻和外来务工人员有增多的趋势,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基诺族的高度聚居和基诺语的稳定使用。因为一方面,族际婚姻总体上仍占少数,而且分布并不均衡。一方面,外来人员到基诺山往往根据农业生产需要,具有季节性、短期性的特征。

(2) 国家语言政策是基诺语得以稳定使用的保障

我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基诺族虽然是一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但同样享有国家宪法和民族语言政策赋予的权利。不论在基诺山乡政府、村委会、村民小组还是在派出所、医院、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机构基诺语都与汉语一样作为通用的工作语言被广泛使用着。

(3) 稳固的民族意识和母语观念有利于基诺语的稳定使用

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对它的民族身份、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一种自觉认同心理。基诺族对其民族身份的唯一性以及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充满了自豪感。民族意识决定语言观念。基诺族普遍重视自己的母语,并把基诺语的使用与对民族的认同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语言观念也不同程度地传承到下一代。下一代人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他们一方面重视汉语交际功能,另一方面还延续着前辈对母语的情感。这有利于基诺语的保留和稳定使用。

(4) 基诺族经济模式是基诺语稳定使用的有利的客观条件

基诺山乡经济模式大致经历了三种类型:原始种植业、传统种植业与特色种植业。这三类模式均具有以村寨为中心,以土地为依托,“人不离寨”、“民不离土”的共同特点。这也有利于基诺语完整保留与传承,成为基诺语稳定使用的土壤。

(5) 家庭与社区的语言教育是基诺语稳定使用的重要保障